

## 闲情小记

任文

## 凌晨的灯光

每天凌晨四点，邻居家的灯光就准时亮了。冬日，寒气逼人，冷风穿门而入。这时，窗外寂静，没有人声，只看到对面窗户玻璃里的人影。

那是一间低矮的小屋，不到十平方米。灰暗的灯影里，男人正使劲地揉搓一块面团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来回反复。男人很卖力，一块面团揉完就摆上了案桌。

正在炉火前拨弄火的女人转身洗了手，挽起袖子，三下两下，就将男人揉好的面团拉展成了条形，操起一把明晃晃的刀，“嚓嚓”声过后，一个个待蒸的馒头放进蒸笼里，一层两层……在男人揉搓面团中完成。屋檐下，高高的蒸笼冒着热气……

稍微放松的间隙，女人放下手中的切面刀，给炉膛里添煤；男人在收拾三轮车，打气，擦拭车身的灰尘。

拂晓，天边一轮明月隐去。高架的蒸笼被一层层取下，蒸熟的馒头拥挤在油纸铺就的三轮车里，上面盖上一块洁白的白布，高高隆起。

城郊的路上，雾气蒸腾，田野里铺着一

层白霜。男人使劲地在前边蹬着三轮车，女人坐在车帮一边，头裹着毛巾，看不清面目，睫毛下一双俊美的眼睛窥视着远方……男人喘息、呵气，一顶火车头帽子在寒风中随着车轮的转动而飘悠……

## 扫路的女人

“唰——唰——”的声音，从我的耳边响过，回头看身边的女人，她不好意思地停下，等我走远，又“唰——唰——”地扫起马路来。

每天清晨散步，路遇清扫马路的女人，我的心田荡漾着幸福的涟漪。洁净的马路，走在上边使人心旷神怡，自然放松。带着这份好心情去工作，一天的快乐飘逸在心中。

好多次，与这些扫马路的妇女相遇，不由你窥视起她们的内心。她们的眼神里透露出无奈的苦楚，好像有意躲避你的眼光，不肯正面对视。她们的思想我明白，怕尘土侵扰你清静的心灵。其实，她们有些过虑，却不知人们在默默地感激着他们。正是这些早起扫马路的女人，给城市带来清洁，焕发容颜。我知道，她们的劳动报酬很低微，就是那点微薄的收入，要供给上学的孩子，要给家里的生活补贴。多少个家庭

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生活着，心怀诗意和远方。

扫马路，看似很平常的事儿，却有着崇高的境界。“扫除不到，灰尘难以除掉”，这看似朴素的话语，却有着引人深思的哲理。马路需要有人清扫，才能保持清洁卫生。同理，人的心灵同样需要清洁，方能保持纯洁健康。在我们纷繁的生活里，多么需要日日清扫啊！

“唰——唰——”，又是这种声音，你不必回避，迎头赶上，穿过尘雾，看前方如此洁净，远方如此美丽。

“唰——唰——”，这声音，传递着一种信号，预示着黎明的到来，新生活的开始。

## 补鞋的男人

在我的单位附近，有一条马路，道路旁有一排挺立的梧桐树，其中一棵树下有个补鞋摊点。

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四季更替，补鞋摊点依旧。梧桐树叶绿了，又发黄，落叶像蝴蝶一样飘飞……四季更替，叶绿知春，叶落知秋，孕育着生命的多姿多彩。这一棵棵梧桐树，隐藏着多少的爱情故事谁也说不清。

树虽不语，风吹树叶晃动的哗哗声，就是它欢心的表白。茂盛的梧桐树下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补鞋摊点，却藏着多少深情的面孔，温暖的瞬间……

附近上班的男女，来往于补鞋摊点，总是将需要补的鞋子放在师傅那儿，下班后取回修补完好的鞋子，一句感激的话语，温暖着补鞋师傅的心扉。

清闲无事的人则带着旧鞋，一边看师傅飞针走线，一边跟师傅聊天闲话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，尤其民间逸闻趣事，惹得围坐的男女笑语连连……

偶然的一天，我也参与其中补鞋，看师傅不慌不忙地穿针引线，听人们有滋有味地聊天。师傅边跟顾客说话边忙着手中的活儿，不偏不斜，一针一线，恰到好处。

师傅补鞋手艺在这一带颇有名气，以至于东头半条街的人所穿的鞋都归他承包。每天，早起摆摊，晚归回家。从未见师傅闲过，总是忙中偷闲吃顿盒饭。

走近补鞋摊点，听得师傅一句轻快的话语，放哪儿，没味。不由人心里乐滋滋的。

风吹叶摇的梧桐树下，长凳上坐着几位说笑的女人，手摇补鞋机旁穿针的是一位补鞋的男人。

## 欢迎辞(外二首)

陈瀚乙

狗生的天，狗疼。旬河生的天，旬河疼。

月亮生的天，月亮疼  
古道生的天。古道疼……美好的东西，我也疼  
我和纯净分着疼  
我还要像锦鸡啄一虫子分给你  
相约着疼

## 鞭声……

我扬起的鞭声，有敲击  
空虚的声音  
有我吆喝动物的声音，有警醒无聊的声音扬鞭声起。我有时下意识  
把自己赶入动物的  
队伍中……

## 它们的喜欢

我摘一朵南瓜花  
蜜蜂追我一阵  
我摘一个南瓜，因为南瓜有蛆  
鸡跟我一阵，小猪跟我一阵我想把它们的喜欢带回家  
我得走快一点

## 商洛山

(总第2400期)

刊头摄影 杨鑫



## 灵魂的抵达

程玉宇

的碎片，不论被传媒和网络传播到了哪里，或者深入进了某一位读者的灵魂，于书写者和阅读者，都是一种幸运。

我常常阅读一些大家的作品，当其他作家的遐想与我的人生经历契合时，我想我的生命已抵达了另一位作家的灵魂。

也许，我们一辈子也无缘相见，但通过书籍，我们嗅到了对方的气息，达到了一种超越外在语言表达形式，灵魂与思想碰撞出火花的契机。

我为此而感到愉悦。就像一道闪电，瞬间划破了我人生的暗夜，一条河流从此在日色下闪闪发亮。

一只鹰隼，伸展开巨大的羽翼，在群山之巅发出尖锐的嘹唳，背负青天朝下看。

蒲公英为什么会在漫山遍野生长？它们的花朵又为什么会绽放出太阳一样的光芒？

这是蒲公英的宿命。也使乡村这种到处可见的寻常草芥，进入了中草药的殿堂。

河流表达自己的深刻，是不舍昼夜，奔流不息。

因此，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！

其实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奔流到了哪里，就是灵魂抵达哪里。

在纯粹的乡村生活，我所见到的那些草木、花卉，甚至是野生动物，它们各有各的生存密码，各有各的生活方式。而它们是生存还是繁衍，坚守还是迁徙，命中注定都会抵达一个其他的什么地方。或者，只是一种诗人天马行空的向往，一种诗意与远方的抵达。

我们的双脚虽然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，却会在碧蓝的天际里高高地飘扬起来。

只有飞翔，只有挣脱了人生的枷锁，只要义无反顾，就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亦因此，蒲公英的种子降落到了何处，它们都会繁衍生息，都会盛开灿烂的花朵。

就像我的那些文字，以及思想

## 做豆腐

陈宏哲

小时候，家乡人过年吃的豆腐不是买的，而是自己亲自做的。那时农村人生活十分贫困，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肉，也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天天吃上豆腐。老家人常说：“没肉就数豆腐！”可见豆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肉。记得当年乡亲们家里过事时，没钱买肉就直接用豆腐上席，称之为“素席”。

当年，做豆腐的原材料黄豆是自家地里产的，不用花钱买，豆汁是在村里的石磨上磨的，出点力气就行，做豆腐时也只需投入柴火和工夫罢了。当时市面上一斤黄豆能换斤半豆腐，但亲自做的话，一斤黄豆能做二斤多豆腐，还能落下十来斤豆渣，那年月劳动力根本就不值钱，所以乡邻们都喜欢亲自做豆腐。

做豆腐必须提前一天泡好黄豆，记得儿时我家年年都要泡18斤黄豆，预计能做40多斤豆腐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黄豆粒都泡涨了，就可以担到磨坊去磨了。母亲用水冲洗干净石磨，舀出鼓鼓胀胀的黄豆粒倒在磨眼上，父亲把从家里带来的棍子穿在绳套里，我们全家4口人每人扛一根磨棍，齐心协力推动石磨，乳白色的黄豆汁便顺着磨道口欢快地流淌到水桶中。

刚磨好的豆汁里含有大量豆皮和豆瓣渣，需要过滤出来。父亲在锅口上方的椽楼下吊起一个十字形木架，母亲取出预备好的老粗布，把布的四角绑在十字架的四端，便做成了过滤包。母亲用葫芦瓢舀出一大瓢一大瓢的豆汁，接连不断地倒进过滤包中，包便圆鼓鼓地不断下坠，活像一个白花的大屁股。过滤后的豆汁直接流进锅中，豆渣则滞留在包底了。小时候过滤豆汁时，我总喜欢喊：“包中尿尿哩，尿到锅里去了！”母亲就批评我，不能把吃的东西说得那么难听！”

煮豆汁过程中火候很关键，通常会有豆汁粘在锅底被烧焦形成“锅网子”。火过猛时，锅网子

容易破裂，那样做出的豆腐中就有黑色锅网渣了；火凉了，豆腐产量会降低，可见火候之难趁。通常都是由父亲搭柴烧火，母亲不停地搅锅指挥。豆汁煮熟时，大老远就能闻到一股豆香味。我迫不及待地要喝豆浆，母亲便给全家每人舀出一大碗豆浆，调上白糖搁在案板上晾着。待锅里泛起波纹一样的豆腐皮儿，母亲赶忙用筷子挑起放进我碗里，新鲜的豆腐皮细嫩筋道，爽滑可口，同豆浆一样有股淡淡的苦味——那才是最醇正的豆香味。

挑过豆腐皮后，就到“点浆”工序了，母亲把二两多石膏倒进碗里加水溶解，再用小勺把石膏水沿锅边缓缓倒入锅中，遇到石膏水的豆浆立马发生了奇妙的变化——不断形成絮状的豆腐脑。点浆结束后，父亲连忙在院子里摆好低桌，桌面上放置一大竹筛，筛子底下已铺好老粗布，母亲把从锅里舀出来的豆腐脑全部倒进竹筛中，浆液就顺着老粗布的布眼向外渗，等控完浆液后，父亲就赶紧把老粗布的四角收起，压上篦子，篦子上再压上一块脸盆大小的鹅卵石。受到重压后，浆液就源源不断地从竹筛下涌出，等渗完浆液，估摸豆腐已经成型了，父亲就取掉重物打开粗布包，一团洁白如玉的豆腐就神奇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母亲取出菜刀把豆腐切开，分割成一大块一大块的，全部放进斗盆里，再给盆中倒入凉水，让水面覆盖过豆腐块，以后每隔几天母亲都会给盆里的豆腐换一次新凉水，这样不断换水，豆腐就能保存很长时间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，后来村子里有了打浆机，比石磨更省力高效，于是石磨就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，磨坊因无人修缮，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倒塌了，两片磨扇被乡亲们铺在村前的水渠上作了石桥。如今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，过年时再也没有人做豆腐了。但每逢过年时，我就会想起全家人一起推石磨做豆腐的情景。

海石是我的同学，准确地说应该是我的发小，迟早见面不喊哥不叫话。

没上学前，两人一同玩耍，那些调皮捣蛋的事，总是少不了他的参与，上树掏鸟蛋，捣燕子窝，用弹弓比赛打灯泡，砸窗户玻璃，这些讨人嫌的歪主意，都是他的鬼点子。而一旦被大人发现，他脚底下像抹了油似的，最后怪罪全落在了我头上，遭父母打骂是家常便饭。上学后又一同逃学，没少遭老师训斥，好在我俩的学习成绩不错，从小学到中学，班里的第一总是在我俩之间轮换。中学毕业后，又考进省城同一所大学，给双方父母挣足了面子。

四年的大学生活轻松而悠闲，很快就到了毕业时间，我被选聘到县城一事业单位当干事，海石去了乡镇初级中学当孩子王，唯有周末回村时才可见上一面。

在事业单位上班看起来轻松，却没海石悠闲。海石所在的初级中学，位于北山一小镇上，那里虽四面环山，却与周边几个县相邻，四通八达。海石教的是生物，一周几节课，有大把的时间自由支配。

一天，学校门口突然冒出了个棋摊，观棋者甚众。待海石挤进人群，一老一少正在对弈，楚河汉界一时杀得难分胜负，看得他异常激动。

海石本就嗜好象棋，棋摊的出现让他喜不自禁。此后，只要没课，他就端着茶杯前来观棋，时不时地杀上一盘。刚开始他对乡里人的棋艺不屑一顾，没想到连杀几盘却盘盘皆输，让他再不敢小觑那些乡下老人。是年，县工会举办“五一”象棋大赛，海石报名参赛，过关斩将最终以总分第一夺得了冠军。

牛刀初试，海石志满意得，似乎满世界的花儿都向着他开放。然而奖杯还没在怀里捂热，人们早已把他忘记了，原本想象的风光场面没有再现，倒是那一天的两节生物课雷打不动。

谁都没有想到，一场偶然的棋却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临近年终，县局的耿局长来镇上检查工作，晚上在镇上住了下来，但漫长的冬夜如何打发，让镇长好不为难。当耿局提出欲杀两盘的时候，镇长想起了海石。

海石和耿局的博弈在镇长办公室进行，两个旗鼓相当的高手杀得天昏地暗。尤其是海石，他才不管局长不局长的，只要在楚河汉界两边一坐，镇长交代的话早已就茶喝进了肚里，尽管镇长在一旁不停地咳嗽提醒，他只顾着酣战根本不去理会。几盘棋杀下来，挂钟的指针早已过了零时，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

生活仿佛学校门前的小溪，日复一日地涓涓流淌。春季开学前，幸福突然来敲门。一纸调令把海石调进了局机关，让他云里雾里不知所以，直到他坐上了办公室副主任的座椅，心里才算踏实下来。

太阳和月亮不知交换了多少次的班，很快耿局年龄到站，副局长接硬风成为局长后，海石被提拔为副局长，成了我村在外最大的官，乡邻纷纷前往他家恭贺。

成了副局长的海石更忙了，与我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，唯有周末回到村里，才能听到一些他的消息。听父亲说海石母亲生日那天，小车从村里停到了村外，乡党都夸海石有出息。

海石的快速进步，成了我的无形压力，每每回村后，似乎有无数怪异的眼神在看我，连父亲都对我有恨铁不成钢的感觉。

半年后的一天早上，突然传来了海石被纪委带走的消息，惊得我半天回不过神来。上个周末，我回家看望父亲，发现村里人看我的目光柔和了不少。回到家里，父亲说，海石这一跤栽得不轻呀，他父母已有好几天都没出门了。

父亲的话，让我五味杂陈……

海石  
丹影